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鞋

癖

●
韩少功 / 著



鞋 癖

韩少功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鞋 癖/韩少功著

xiepi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206—8

I.鞋…

II.韩…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I·986

鞋 癖

xiepi

© 韩少功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6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206—8/I·986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韩少功,男,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汉族。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放湖南省汨罗县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1992年后历任《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海南纪实》杂志主编等职。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师范学院客座教授。从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来,创作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近两百万字,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另一些小说奖、散文奖、理论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德等文字在境外发表和出版。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小 说

鼻 血	(1)
领袖之死	(13)
归去来	(24)
蓝盖子	(39)
北门口预言	(49)
史遗三录	(58)
爸爸爸	(63)
谋 杀	(103)
梦 案	(120)
昨天再会	(153)
那年的高墙	(203)
鞋 癖	(209)

随 笔

夜行者梦语	(232)
阳台上的遗憾	(242)
安妮之道	(245)
母亲的看	(249)
作揖的好处	(252)
无价之人	(256)
性而上的迷失	(260)
佛魔一念间	(275)
韩少功的感性视域	吴 亮(287)
韩少功的理性范畴	吴 亮(299)
跋	韩少功(308)
附录:韩少功主要作品目录	(311)

鼻 血

马坪寨，错错落落的木房群深处拔出一座青砖楼，老远就能看见，就会觉得它必有来历。封火墙的檐角两翘，一檐落下一檐，被檐草吸吮的岁月，居然已长成粗树，黑夜里冷不防给路人一种森森的狰狞。青砖楼的苔藓从墙基蔓延开来，蓬蓬勃勃泼染于墙。

老屋空了多年，装着一屋发霉的气味。但不时有人跨进门槛，把一角角黑暗认真地盯上几眼，似乎努力地要看出个什么究竟。有过路歇脚的农夫，有叽叽喳喳的少女，更多的是一些坐汽车远道而来的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负手闲步，把两尊石头狮子慈爱地拍拍打打，更喜欢在中堂里一位女子照片面前整顿神色，交头接耳一番。

女子的大照片，也陈旧灰黄了。年龄说不准，衣着在今天看来也不算十分洋式：短袖旗袍把胸脯小心裹住，却把颈脖大面积裸露出来，交给公共目光去七叮八咬。

本寨人知道这里原住着一个大户，姓杨，有两位千金。姊在九洲外国行医，照片中这位小妹，则在上海唱电影戏，唱红了，如此而已。本寨人不知城里的读书人为何这样喜欢来看老屋，有什么可看？有曹跛子耍蛇那样好看么？他们把外地城镇统称“开

边”，外地口音即“打乡气”，似乎唯马坪才是中央都会，自古以来活得最有道理。而“开边”人总是有些古怪的。

待客人走后，本寨人进去捡烟盒子或汽水瓶子，有时顺便把招引远客的照片评议一番。

——乖致得婊子样的。

——乖致什么？嘴巴好大。

——奶子它它的，养五个娃崽不碍事。

——色是祸咧。

——莫搞下的。人家是人民代表，毛主席都请她到北京去坐皮椅子。吾舅舅说那皮椅子一坐就塌两尺，鞦心都到了口里。

——死猪子，你坐了吾斗笠。

众人意见各别，有一点共识却坚定不移，即这号洋式女子担不得粪桶，铡不得猪食，只能摆看，切切不可做娘子的。至于电影戏，他们也觉得不以为然。县里的班子来挂白布放过两次电影戏，也无锣鼓也不唱，旦角生角都是才端碗就吃完了，才睡觉又天亮了。快得实在没有道理。村长看见戏班子又打仗又种田硬有几百号人，忙发了两大锅面条，后来电灯一黑，还是只有两个放片子的，也不知千军万马到哪里去了。众人从此都觉得电影戏太他娘的骗人。

杨家二小姐居然也在唱那种戏。而不是当省长太太或开铺子，马坪寨乡亲觉得这事并不怎么光彩——尽管她还算仁义，给乡政府寄钱捐过一台水泵。

乡长严禁马坪寨把老屋用来屯粮谷或关牛。有次，三老倌拆了老屋一根檩子去修水车，乡长立刻瞪眼：“你晓得人家是什么人？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你想搞破坏？”

众人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觉得乡长的眼瞪得极有道理。

这一年，坡上的竹子全开了花；挖山时又挖断一条碗口粗的

冬蛇，各户都剁去一截煮着吃了；有人还搞下的，在水井边上厝下一堆臭粪。总之，世道有些不正经了。“开边”一些干部和学生跑到马坪寨贴大字报，打狮子，揭下杨家二小姐的大照片，并朝四处瞪眼睛恶狠狠一番。据他们说，这妖婆早就改名换姓——竟然如此可恶！她还是“大破鞋”、“女特务”，不但搞“修正主义”，还同百十个男人不干不净——这狗婆有勾魂术哇，勾的都是大人物，你看看，中国还能不亡党亡国么？美国飞机还能不来丢炸弹么？……这些话，说得马坪寨人面色惨白。

到岁末，马坪寨的返销救济粮没发下来，大概杨家妖婆反了革命，乡亲也受连累。众人便有些愤愤，男人们纷纷诅咒那勾魂的淫妇。

某位妇女被柴烟呛了一口，便冒火：“勾魂也是本事，你要曹跋子的妹崽去勾勾看，勾猴！”

几位女子立即附和：“勾猴！”

旁人便默然。

关于杨家小姐的消息再也没听到过。或许死了，或许坐大牢了，大家对此都吞吞吐吐。

马坪寨青砖老屋的阶基已被荒草淹没，没有什么人来探访。不知什么时候，邻居开始悄悄议论，说半夜时分常听到黑楼里有人咳嗽，还有清清楚楚的脚步声和泼水声，必定是闹鬼。这一说，男人们也不敢用老屋来码柴和屯石灰，白天也躲它远远的。夜里黑灯特别早。

早已改成人民公社的乡政府，干部又多了一两桌，需要房子。他们看中了马坪寨这栋青砖楼，又觉得有责任打破闹鬼的迷信。公社黄秘书来看过几次，说根本没听到什么脚步声和泼水声。乡亲们则解释：吃国家粮的福气大，阳气足，火焰高，自然是

看不到鬼的，哪能与农夫子比得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公社一个后生伙夫，叫熊知仁，众人都叫他知知。他挑着铺盖卷来到老屋前，被前面一团黑影吓了一跳。他挺长脖子，眯缝眼睛，透过又破又旧的两块小眼镜片，把前面的黑影严肃而警觉地辨认检验了一番，发现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樟树，方定下心来。

他的小眯眼自然是被灶火烟子熏坏了的，很多东西看不真切，以至他进大门时，差点又被门槛绊了一跤。他晃晃地站稳脚跟，收收鼻孔。

“香！”

天井里只有鸟粪和腐草的酸臭，左边厢房里有两个木匠忙着破木下料，松木味也不能说是香。

黄秘书说：“你放下东西，再去下湾村喊四个泥匠来。”

“香！”他依然专注地收鼻孔。

“什么香？”

“牙膏香。”

“哪来的牙膏”

“真真是香。”

“鬼打懵了，快去喊泥匠！”

“贼养的，吾鼻子……”知知觉得自己的鼻子是有点不堪信任，咕咕啾啾喊泥匠去了。

下午他清扫老屋，扫走几堆落叶和鸟粪，又嗅到了那股似有似无而且莫可名状的香味，不觉有些奇怪，想弄明白那气味到底从哪里流出来的，或者——到底有没有那股香味？他四下查找，挺长脖子，对楼宅的各个局部投以警觉。一砖一石都放大了，清晰了，凸现了，柱子在移动，墙壁在旋转，头顶的大瓦盖也波动翻涌起来，似乎有了某种活气，暴露出某些意思。他在天井一角捡

了个破灯盏座子，觉得分明有个人，曾经在这盏灯下等人，想起了什么伤心事，默默地流着泪。他看到后院荒草掩盖着的一条石板小径，觉得分明有个人，大概是位女子，曾经在这里跑着捉蝴蝶，笑声碎碎地装满一院子。她跑累了，汗津津的肩胛在那边的枣树杆上不知倚靠过多少回。他又发现一口废荷塘，全盛着泥干粪，长满茅草，有个癞蛤蟆跳了一下就不动了，胸有成竹地盯着他。他猜想当年这里定有一湾碧水，半池莲荷，映着蓝的天白的云，映出塘边一件红衣衫。塘边有块青石板特别平滑，当然是曾经有一双柔嫩的赤脚，经常踏在石板上，踏出了这一直留到了今天的平滑。

他像一条狗，继续找着，嗅着。他来到楼上，看见许多碎瓦片，还有一个缺了腿的铸铁香灰炉。他还在板壁中发现了一个墨写的“羊”字，在一道壁缝中发现了一个钢笔帽，在一个窗台上发现两道刀砍的痕迹，似乎这一切都能串起来，串出一个关于某个人的故事。他甚至明白了这个故事的许多细节，连很久以前的一个眼波，一声病中的呻吟，他用目光在尘封的砖瓦梁檩中细细挑剔，便能挖掘出来。

他很有信心地走进楼上一间杂屋，与蛛网和蚊虫大战，在成堆的松籽里果然又有新收获。有一个玻璃镜片，不知曾照过什么样的容颜。还有一根泥垢包裹的银簪子，在掌心里一擦，便闪出一道诱惑的银光。

“乱丢乱丢，不就在这里么？”

他自言自语，带着一种埋怨不满的口气。话一落音自己也奇怪，他埋怨谁？不满谁？其实他至今什么也不知道，只是隐约猜测出这楼宅曾经住着一个大户，家中有男有女，如此而已。

但他又很有把握。觉得有个女子经常在这里敲核桃，牙齿还老出血，尤其是刷牙的时候，一吐便是一口红水，这是不会错

的。他这种把握简直无根无由，一冒出来后却顽固透顶赶也赶不走，十分奇怪。

伙房里有人叫他。他挑着一担草往柴房去。他走过曾经有人走过的楼梯，穿过曾经有人穿过的厅堂，跨过曾经有人跨过的门槛，听到长长一声娇滴滴的嗯——啦，吓了一跳。仔细一察，发现不是人声，是柴房门榨出的一丝枢轴之音。

他刚才听见柴房内有人在泼水，进门之后，却未见到人影，但地上真真切切有一滩水渍，空中飘有女人的发香，好像刚才确实有人在这里洗过头发。怪了，今天这里只来了泥瓦匠和木匠，决不可能有女人。而且谁也不会如此混蛋，往柴房里泼水！

回头一想，刚才的嗯——啦到底是人声还是枢轴之音呢？

“鬼！——”

一担草丢在地上，他须发倒竖，扭头就跑。

乡下闹鬼的事很多。供上豆腐、雄鸡、糍粑，请三老倌来念一通咒语，就算驱鬼辟邪了。熊知仁睡了一天一晚，出了身透汗，自觉是好了些。香气似乎也没有了。

这一段时间。公社伙房根本不用买柴。“横扫四旧”打烂了很多泥木菩萨，清剿了很多报纸图书，观音土地灶王爷，物理化学洋小说，全都乱七八糟堆在灶口，准备用来煮人食熬猪食。知知有点怕菩萨，但想到是干部要他下毒手，神灵也未必怪罪他。而且劈着烧着，不觉还生出些兴高采烈，一刀劈下木头菩萨的一大耳朵，嘴里还哼起了不成调的山歌。

他在废纸堆中发现一张硬纸，鼓着劲才撕下一角。纸很光滑，指头一弹便嘣嘣响，凑前一瞅，看出是张大照片，一个女人。女人模样有几分眼熟，他突然想到，这一定是小杨子，这几天他听附近乡亲讲过小杨子的事。只是他想象中的杨家小姐，嘴巴没

这般宽大。

可惜，照片已经撕破了。他在杂碎堆中翻找出刚才撕去的一角，是一条胳膊。

他想了想，把照片带回住房，安置在米桶上方贴了些农药治虫宣传图的地方。他一眨眼，觉得照片上的人也眨眼。调转头，觉得照片上的人也乘此机会东张西望，只是你再看她的时候，她也就恢复原样直愣愣地盯着你。无论你躲到哪个角落，无论你在干什么，她都勇敢地看着你，像有什么话要说。怪了！对知知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只知道劈柴，烧火，涮锅，挑水，两个大水桶，压得腿杆子上的青筋一球球纽结暴突出来了。还有伙房里老是失东西，昨天留给公社书记的一碗豆腐也不知被谁偷走了，害得他被书记臭骂了一顿！

他发现杨家小姐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吓了一跳，忙取下镜片擦了擦，戴上眼镜再凑上前去瞅，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又没有什么了。

但他坚信，杨家小姐刚才的的确确哭了，这是绝对不会错的。

想到这里，心里直发毛。慌慌出门在伙房、厕所、菜地乱窜了一阵，返身来到照片前，声音直哆嗦：

“你哭什么？”

杨家小姐依然一动不动。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对方仍然沉默。他现在似乎看得更清楚了，那眼里确实有泪光。想必是痛？是病？是有说不清的心事？知知找来几颗冷饭，把照片的另一角粘接上去，把胳膊还给了她。又取来半碗酒，给杨家小姐灌了几口。奇怪的是，他觉得灌得多，洒落在地的少，她真的把酒喝下去了。借着窗外一抹霞光看去，杨家小姐有了点醉